

A stylized illustration in dark ink on a brownish-green background. It depicts a warrior in traditional Chinese armor riding a horse at a gallop. The horse is in mid-stride, and the warrior is leaning forward. The background has some dark, expressive brushstrokes suggesting a landscape or sky.

# 情·血·影

王占君 著

情网·血影

Qing wang Xue ying

王占君 著

---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

(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108号邮政编码110001)

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

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民族印刷厂印刷

字数：230,000 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：11 插页：3

1991年5月第1版

1991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,200

---

责任编辑：王 平

责任校对：晓 萍

封面设计：李桂莲

---

ISBN 7-5313-G582-8/I·549 定价：5.10元

## 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一部具有传奇色彩的长篇历史小说。它以曲折、紧张、惊险的故事情节，再现了发生在清代，与“太平天国”运动同期的云南彝族农民李文学起义。英雄的壮举，庄主的残忍，内奸的狠毒，女人的柔情……会使读者在悲欢离合中饱尝人生的苦辣酸甜，在刀光血影中辨明大千世界里的美丑善恶。读者通过这部作品，还可以了解到彝族兄弟的奇特习俗和云南哀牢山区的壮丽风光。

---



作家王占君和夫人刘昆舫近照（景立平 摄）

王占君同志，1944年生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作协辽宁分会理事，中国大众文学学会理事，辽宁省阜新市文联主席，国家一级作家。

1975年下肢瘫痪后，致力于中篇小说创作，已出版发表中篇小说30部520万字，其中长篇小说《白衣侠女》获辽宁省人民政府奖，长篇小说《蝎子沟暴动》获首届全国长篇小说“乌金奖”。

---

# 目 录

|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 一 回 | 二庄主斗胜天生营<br>三弄娃丧生磨刀菁..... | 1   |
| 第 二 回 | 卜鸡卦男巫暗做鬼<br>论风水游医语惊人..... | 18  |
| 第 三 回 | 因问路被吊险丢命<br>为立足施医又赠银..... | 35  |
| 第 四 回 | 贪杯壮士人妖不辨<br>服药病妇性命难存..... | 52  |
| 第 五 回 | 话投毒地师何惧死<br>看脱衣三少施淫威..... | 70  |
| 第 六 回 | 当众拒婚难免动气<br>突来巡检怎不生疑..... | 88  |
| 第 七 回 | 恶公子绣楼惊暗器<br>蒙面人地牢救刺客..... | 106 |
| 第 八 回 | 碍母命权做看家犬<br>隐真身勇受百针刑..... | 123 |

|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九回  | 缺信物师徒同遗憾<br>忆往事汉彝共患难..... | 139 |
| 第十回  | 县城劫狱豪杰胆壮<br>花园见虎公子心虚..... | 156 |
| 第十一回 | 谋团总差员三行刺<br>欲灭口点将双杀人..... | 174 |
| 第十二回 | 王地师南华访夏寅<br>潘庄主密室会刘柄..... | 191 |
| 第十三回 | 查地牢怒讯二家丁<br>闯虎穴舌战百花亭..... | 209 |
| 第十四回 | 打鸡洞罢宴伤和气<br>屠蛇山纵酒泄天机..... | 227 |
| 第十五回 | 继总管刘柄费心计<br>阻起义徐氏用说词..... | 244 |
| 第十六回 | 树反旗聚义瓦卢村<br>催租捐惊美大木掌..... | 261 |
| 第十七回 | 无可奈何又卜鸡卦<br>莫名其妙遁走潘西..... | 278 |
| 第十八回 | 逢女儿荒冢话婚事<br>遇贡爷帅府做参军..... | 296 |
| 第十九回 | 逼休书搅闹元帅府<br>疑空城滞兵弥渡县..... | 314 |
| 第二十回 | 破重围血战铁柱庙<br>诱清兵火烧石门坎..... | 332 |

# 第一回

## 二庄主斗胜天生营 三彝娃丧生磨刀箐

公元1856年旧历正月初七，时近正午，滇西的哀牢山区阴云弥漫。险峻峭拔的天生营峰峦，似乎也耐不住这冬日的清寒，在尖厉的北风中瑟瑟抖战。崖脚下，上千人屏住呼吸，睁大双眼，紧盯着那峭壁上的小路“磨刀箐”，手心里攥着汗，大气都不敢出。

只见那恰似羊肠蛇盘的山路两侧，各有一名彝人壮汉，背负巨石，正在奋力向上登攀。两个人争先恐后，几乎同时到达“磨刀箐”，又各不相让，都欲争先抢上。头缠白布的汉子，抢先迈上了右脚，头缠黑布的汉子那肯落后，随即踏上了左脚。下面的人，心都立刻悬起来，几乎提到了嗓子眼。

这磨刀箐，是登上天生营峰顶的唯一通道，也异乎寻常的艰险，它原本是二十丈高下的一道石棱，犹如磨刀石面向外直立，陡似刀削，滑如镜面，宽仅一尺。不知哪朝哪代，上面凿出了四十九级石阶。举目仰望，分明是一线天梯凌空悬挂，莫说是攀登，就是看一眼也会头晕目眩。难怪当地有这样几句话流传：

上了磨刀箐，  
如同到阴境，  
阎王摸鼻子，  
十人九没命。

这样险峻的山路，就是一人空身向上，也是命如悬丝，魂飞魄散。如今，两个身背三百斤石碑的人同时抢上，挤在一处，又怎不叫众人提心吊胆、神魂不安呢？

两个彝人的主子，也都紧张得眼睛瞪圆脖子望酸。都在心中不住祷告，神灵保佑自家娃子登上峰巅，免叫对方娃子失足跌落。大家都明白，此时步步有凶险，不能让他们稍有分神，都是在心内呐喊鼓劲，谁也不敢叫出声来。

磨刀箐上的两个娃子，还处于相持阶段，就如两只羊同时来到独木桥中间，谁也不肯相让。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，观望的人们，五内象油煎一样难耐。两个彝人全是一脚踏上石阶，双手攀住上面的石阶，另只脚吊空而悬，真是随时都有跌落的危险。终于，黑包头彝人气力不支，白包头彝人双脚全踏上石阶，并开始继续登攀。

黑包头娃子的主人，蜜滴村汉人大财主潘西，立刻急红了眼，他忙不迭地发一声喊：“上！”

黑包头娃子听到这事先约好的暗语，浑身猛一抖颤，为了亲人的安全，他哪敢犹豫，牙一咬，心一狠，眼一闭，攀着石阶的双手叫足力气，猛地往上一蹿，肩头便撞上了白包头娃子的腿部。随着一声惨叫，两个人先后掉头跌下。由于身缚石碑，下坠极快，不过眨眼之间，就已滚落山脚。待亲人们跑至近前，早已是血肉模糊，尸零骨散。亲人惨死，他



们却不敢哭泣，眼泪只能往肚里咽，解下石碑，分别抬起亲人遗体去收敛掩埋。

当两个彝家汉子，抬起白包头娃子尸体正要离开时，白包头娃子的主人，瓦卢村汉人大财主王臣，阴沉地叫了一声：“李文学”。

这声音虽然不高，可是在李文学及其亲人听来，真不亚于平地霹雷惊心动魄。被叫做李文学的娃子，愣怔片刻，慢慢放下亲人的遗体，缓缓转过身来。哈！好一条精壮汉子迎风而立。只见李文学五尺多高身材，三旬左右年纪。紫布包头，露出顶心乱草一样的浓发。粗眉毛，豹子眼，四肢象牯牛一样强健。虽是冬天，身上也只有一套千补百衲的土灰布的衣衫。没有鞋穿，一双赤脚的足跟和脚背，龟裂得横竖都是血口子。特别是由于上衣捉襟见肘残破不全，袒出了巴掌宽的肚腹，那个引起人们种种猜测，似乎包含无穷奥妙，象酒盅一样大，淤满的黑泥的大肚脐，也一览无余地露出来。

李文学很清楚，庄主王臣这一声叫，等于阎王爷勾魂摄魄，死神已经向他伸出了魔掌。但是，这又有什么办法呢？只能听任命运的安排。因而他默然伫立，静听下文。

王臣并没有许多话，舔舔缺颗门牙的上唇，习惯地嘘口气，吐出两个字来：“你上。”

这无异于对李文学判了死刑，他略一迟疑，发现王臣脸上现出不悦，赶紧答应：“小人遵命。”

那边，潘西始终没有点将，当他听见王臣点了李文学，不由得暗吃一惊。他怎不明白，李文学力大无穷，又粗通武艺，王臣甚为看重。非到万不得已，王臣是不会让李文学上

的，因为这种差事历来九死一生。看来王臣是孤注一掷了，自己决不能甘拜下风，最好能阻止李文学的行动。他略一思索，便有了主意。

“得勒米，（意即大肚脐）”潘西直呼李文学的绰号，语中含有威胁之意，“你们家可是佃我的田种。”

李文学明白，潘西言外之意就是，如果他为王臣取胜，潘西就要夺佃，那全家人岂不就断了生计。若不干，自己又是王臣的奴仆，他感到为难，不觉沉吟：“这？”

王臣岂能不知潘西的用意，马上接了一句：“李文学，莫忘记你是我家的娃子，欠债尚未偿还。”

“啊！”李文学感到如有两座大山一齐压来。

王臣又进一步说：“看你为我效力份上，我对你家一向宽容，如果你敢违背我的意愿，那就……”

李文学不觉激灵灵打个冷战，庄主家的地牢，立刻呈现在眼前：潮湿阴暗，不见天日，毒蝎成团，蚊虫成团，身入地牢，如在十八层地狱下面。自己无论如何，也不能连累全家人受此苦难。

王臣见李文学不言语，有些不放心。一晃脑后的花白细辫嘘口气发出了最后通牒：“李文学，你究竟想要怎么样？”

“庄主息怒，”李文学急忙表态，“小人当然唯命是从。”

王臣脸上展露出得意的笑容，潘西却是很不自在。

这时，那个二十多岁的尼比泼（男巫）已经不耐烦了。这男巫名叫安玉，原是凉山彝人，随父迁居到此。在哀牢山

区，不论尼比泼和才爱莫（女巫），都有特殊地位，不仅衣食丰饶，还可常为庄主们的座上宾。因而安玉就在父亲死后，子继父业做了尼比泼。每逢这种场合，便是他大显身手之时，也是他招财进宝之际。今天，他格外透着精神，就象真有神气附体。披着那件象征身份的七色皮毛大氅，悠哉悠哉，如同广成子穿上了八卦仙衣。他手执由十根鸡腿骨连成的鸡骨棒，喜哉美哉，仿佛孙悟空舒着如意金箍棒。也难怪他趾高气扬，今天他确实可称是这里的主宰。

也不知从什么年代起，哀牢山区传留下这样一个规矩，邻近几村的财主，在每年旧历正月初七，都要到附近的高山上抢风水。谁抢到风水，就预示着那个庄主一年里吉祥如意，五谷丰登。渐渐，财主们又把这看做炫耀势力的机会，都想借此压过对方，争夺就愈加激烈，也就更加互不相让了。这样一来，给娃子们种下了苦难的祸根，而安玉之类则坐收渔利。

因为抢到风水后，还要尼比泼看卦书、卜鸡卦颂唱祝词，所以抢风水的双方，在事前都要向尼比泼贿赂送礼。当然双方都不知彼此送多少？送什么？而又都想超过对方，获取尼比泼的好感，只能暗自揣度，这就象现在的工程投标一样。今天，王臣送的礼物远远超过潘西，安玉心头的天平，当然就摆到王臣一边。在第一轮争斗比赛中双方未分胜负后，潘西在第二轮争斗前有些怯阵，并且使心机玩花样，王臣的重礼开始对安玉起作用，他要助王臣一臂之力。

安玉绷起脸催促说：“潘庄主，你倒是点人哪。”

“我知道，”潘西不满地白了安玉一眼，心中已知王臣

比他下的注大。他当然不肯让安玉牵着鼻子走，一计不成又生二计。他回头向人群中的一个五十左右岁的妇女一招手，

“过来吧，见你儿子一面，该说的嘱咐几句。”

李文学的母亲张氏，早已急不可耐，庄主发话，她立刻踉跄着扑过去，叫着儿子的乳名：“闰宝，你……”就什么也说不下去了，只有涕泣而已。

“阿嫲(母亲)，您不要伤心，孩儿福大，不会出事的。”李文学虽然口中劝慰母亲，但是仍然不自觉说起离别话，“阿爹卧病在床，孩儿若有三长两短，您先不要让他老人家知道。”

显然这就是诀别话，李母怎不明白儿子九死一生，越发勾起伤心，也越发难忍悲声：“我那苦命的儿呀！”

“阿嫲，都是儿不好，害得全家受尽苦难！”李文学不由想起自己苦难的身世。三十年前，哀牢大旱，家中粒米皆无，阿嫲外出借粮，怀有身孕即将临产，哪堪长途跋涉，勉强捱到村头大青树下，腹中疼痛难忍寸步难移，闰宝就在那树下降生。儿是娘的心头肉，亲生娇儿怎不疼。怎奈是身无乳，家无粮，万般出于无奈，忍痛抛下小娇生。但愿志诚君子拣去，救儿一条性命，也许是命中注定，偏偏王臣经过，闰宝大放悲声。他说是善心动，拾弃婴，其实是别有一番算计在心中。送还闰宝，借米五升，当时立下契约，长大后抵债做工……

李文学如今才认识到，自己刚一出生，就被庄主套上了枷锁，而且牵累了全家人。再看看眼前，就要与母亲生离死别的情景，李文学不由得仰天疾呼：“天哪！你为什么生

我？”

潘西在一旁暗暗高兴，这一着总算成功了。李文学的心已被搅乱，自己就有七分希望获胜。他不失时机，火上浇油，又添一句：“李文学，多亏王庄主救了你，不然三十年前，你就已进入虎狼之腹，怎会活到今天。”

李文学的心弦，又被潘西触动，他又不顾一切的转向王臣：“庄主，你不该救我，这无尽无休的苦难，全是你们给予的。当初一死只是一个幼小生命，痛苦一闪即逝。而如今呢，却是要痛苦一生！”

“住口！”王臣瞪起眼睛，“我不是要你去送死，我要你获胜！”

“获胜，”李文学重复一句，突然被提醒，心中说对呀，干嘛一定要死呢？为什么不求生！

王臣斜潘西一眼，又给李文学一个大甜果：“如果你能获胜，那笔债务就可一笔勾销。”

“当真？”李文学双眼一亮。

“我从来都是言出必行。”

李文学激动起来：“我一定获胜，一定！阿嫫您放心，我不会死的，我就要回到您的身边了。”

王臣见已给李文学打足气，显出一副志在必得稳操胜券的神态。

潘西见状，也只得打出他的王牌，冲紧跟在身后的一名保镖说：“杞风你得出头了。”

“啊！”杞风大吃一惊，“庄主，我对您一向忠心耿耿……”

“所以我才派你当此重任。”

“可是，我，我大病初愈，只恐体力不支呀。”杞风说着双膝脆倒。

潘西鼻子里“吭吭”两声，身边人都明白，他这是发怒了。这位潘庄主虽已年近五旬，与王臣岁数不相上下，看容面却比王臣年轻得多。两人田产、财力都相差无几，又都老谋深算，工于心计，因此多年来一直势均力敌，互相虎视，隔山对峙。谁也不肯输一步棋，也难怪潘西要发火动气。在这大庭广众之下，又当着王臣之面，杞风竟不肯受命，这不明摆着让他难堪吗！他的一双三角眼立起：“你敢违抗我的意旨！”

同在潘西身边充任保镖的杞云、杞顺，上前几步双双跪倒，代兄长求情：“庄主息怒，家兄身受厚恩，为庄主效劳，理应万死不辞。怎奈他确实病后无力，只恐有损庄主英名。”

“哪个要你们多嘴，”潘西又吭吭两声，“难道忘了我的规矩，不想活了！”

杞顺吓得赶紧磕头：“小人该死！小人该死！”

杞云却抬起头来：“小人愿替兄长，乞庄主恩准。”

潘西心中明白，纵观自己身边保镖和所有娃子，只有杞风才堪与李文学匹敌。他不耐烦地一挥手：“滚开！下一个才轮到你。”

杞云一听，自己反正不能幸免，何不以身相救兄长呢，仍不肯站起：“庄主恕小人冒死陈言，就让我先上吧，我保证全力尽忠。”

“大胆！众目睽睽，如此放肆，成何体统！我潘家难道没有家法和规矩吗？”潘西鼻子连吭了三声，“杞顺，掌嘴。”

杞顺不敢违抗，走过来眼中含泪看着三弟杞云，伸手打起了巴掌，左脸一下，右脸一下，用力心不忍，又不敢不用力，口中数着：“一、二、三……七、八、九……”

安玉摇一下手中的鸡骨棒：“潘庄主，这不是教训家奴的时候，您是否还打算抢风水？”

潘西瞪他一眼，口气有些冷：“我不是点了杞风嘛！”

“既然如此，那就开始吧。”安玉以冷相对。

于是，杞云的掌嘴才告结束。李文学、杞风并肩走近安玉，一齐躬身礼拜：“尼比泼保佑。”

安玉用鸡骨棒在他们头上分别点一下：“跪拜山神。”

两人双膝跪倒，向着天生营叩头。

安玉则挥动鸡骨棒，手舞足蹈叨念起来：

山神仙，山神灵，

山神慈悲保众生。

足生云，身驾风，

巨石在背棉团轻。

抢得风水天地佑，

财源茂盛五谷丰。

唱罢，他用鸡骨棒分别向王臣、潘西一指：“上碑。”

王、潘双方手下，早已将巨石放在附近，立刻动手，将套上绳网的石碑，分别绑在李文学和杞风的背部。这两块石碑，早已当众称过，不多不少，都重三百斤。王臣家刻的是

“恩泽斯土”，潘西家刻的字是“雨露滋心”。在此期间，李文学和杞风始终面向高峰长跪。

安玉对二人的石碑验证无误之后，举起鸡骨棒，就要发令：“上……”

“慢！”潘西抢先喊一声，“我还有几句言语要嘱咐杞风。”

安玉的鸡骨棒不肯放下：“潘庄主，你未免……”

“你未免太不讲交情了！”潘西接过话敲了安玉一句，“焉知我不能获胜？焉知你今后用不着我！尼比泼，这目光可要放远点。”

“好了。”安玉怎敢过份开罪这些土皇帝，他不过是周旋其间，多拣点残汤剩饭而已，“潘庄主不要扯得太远，有什么话请快说。”

潘西冷笑一声，一拍杞风肩头：“你过来。”

安玉问：“你这是？”

“我要面授机宜。”潘西自顾把杞风领到一边无人处。

王臣一见，怎肯甘心，凑过去蹲下身，对李文学也附耳再做交待。

那边，杞风听潘西低声讲完，脸色登时变白：“庄主，这样做……”

“必须如此，决不能让王臣取胜！”

“可是，李文学对我家有恩，我怎么能……”

“这也是迫不得已时才做，是我的意思，即使到了九泉之下，他也不会怪你。”潘西接着又加以威胁，“你若这样做了，我不会让你两个弟弟再上，否则！”



“庄主，我听命就是。”杞风身为奴隶，也只能任主子驱使。

潘西嘱咐完毕，面带得意之色：“尼比泼，可以了。”

王臣虽然不知潘西说些什么，但可猜出必有阴谋。他心中说，任你潘西有千条妙计，杞风肯定要败在李文学手下，因此，他也胸有成竹地向安玉表示：“可以开始。”

安玉让李文学，杞风二人跪在同一起点上，鸡骨棒举起，向天生营峰巅一指：“上山。”

李文学、杞风腾地跃起，分东西两路，向山上跑去。此刻风停息了，铅色的空中，无声地飘落下细碎的雪花。在云南，降雪是极为罕见的。若是平时，人们都会欢呼跳跃起来，感谢上苍降下瑞雪以兆丰年。可是如今，人们的心都比铅还要沉重，眼看着两个彝家兄弟，正一步步向鬼门关走去。

李文学和杞风背负巨石，以最快的速度向上攀登。对于这两个身强力壮又粗通武艺的彝家汉子来说，三百斤重的石碑，并非最大压力。他们心理上的负担，不知要比这石头重过多少倍。因为这不仅关系到个人的生死，而且影响到亲人的命运，他们又怎能不豁出命来全力以赴呢！

李文学力气大占有优势，但武功不及杞风，而杞风武功虽好，却是大病初愈，因此这二人势均力敌。两人同时到达磨刀箐，第一个回合胜负不分，也就预示着难以避免的悲剧。

李文学和杞风，都是一只手攀住磨刀箐的石阶，彼此无言地对视，急促地喘息。此时此刻，两个人的心潮，都象洱